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苏菡玲：《呼兰河畔觅香魂----萧红故居拾零》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6-13

[作者] 苏菡玲

[单位] 河南省南阳市气象局

[摘要] 推开厚重的朱漆木门,院子静悄悄的,在灼灼阳光下和萋萋碧草中,是萧红洁白的塑像。她静静地坐着,右手托腮,左手搭在膝头拿一本书,向前看去,目光恬静、安然。这样一个女子,一个18岁逃婚离家出走,24岁写出成名作《生死场》,31岁就香消玉陨的女子,她在看什么?是看战火纷飞的东北,还是自己流离的一生? 堂屋门前长长的一排虞美人花深深浅浅地开着,一地寂寞的殷红迷离了我的双眼。青灰色的瓦,红木格子的窗。我轻轻地跨过门槛,仿佛请求主人原谅冒昧的打搅。进门右侧,是一个大灶台,一口铁锅安安稳稳放在上面。

[关键词] 苏菡玲;呼兰河畔觅香魂----萧红故居拾零;萧红

推开厚重的朱漆木门,院子静悄悄的,在灼灼阳光下和萋萋碧草中,是萧红洁白的塑像。她静静地坐着,右手托腮,左手搭在膝头拿一本书,向前看去,目光恬静、安然。这样一个女子,一个18岁逃婚离家出走,24岁写出成名作《生死场》,31岁就香消玉陨的女子,她在看什么?是看战火纷飞的东北,还是自己流离的一生? 堂屋门前长长的一排虞美人花深深浅浅地开着,一地寂寞的殷红迷离了我的双眼。青灰色的瓦,红木格子的窗。我轻轻地跨过门槛,仿佛请求主人原谅冒昧的打搅。进门右侧,是一个大灶台,一口铁锅安安稳稳放在上面。参观的重点是东厢房,这里是萧红家人居住的地方。东厢房外间是萧红父母的居室,靠南墙一个火炕,炕的一头摆着笨重的炕被格,里面叠放着蓝麻花面的被子,褪色的图案丝丝缕缕散发着旧日的气息。炕的另一头是个小书柜,上面有描金的女红盒子。1911年的端午节,在苦艾和香粽的日子里,一个叫荣子(萧红乳名)的小姑娘就诞生在这炕上。北墙有一个桌子,桌子上有红木茶盘和青花瓷茶筒。还有一个老式座钟,已经被岁月锈蚀得走不动了,指针安安静静地趴着,时间在这里静止,正如作家31年苦难的生命历程。“我将与碧水蓝天为伍……”,热闹是别人的事儿。墙上萧红的画像,嘴角眉梢挂着淡淡哀愁的微笑,静若一泓秋水。旁边是面有裂纹的镜子,那个叫荣子的小女孩可曾对镜在小辫子上扎蝴蝶结?妆镜依旧,只不见伊人容颜……东厢房里间,是萧红祖父母的居室,依南墙照例是火炕,炕上有描金的柜子和一只牛皮箱。箱子太陈旧了,皮面斑斑驳驳,仿佛被粗心的主人遗忘了几百年。正是这只箱子,18岁的萧红提着它离开呼兰县城,走向哈尔滨,走向上海、日本、香港,开始了流离的一生,直到浅水湾畔红影树下异乡的黄土里。这是一条怎样的不归路啊,饥饿、寒冷、离乱、病痛的折磨,还有情感的困惑。瘦弱的双肩何以能堪!西厢房里面陈列了许多照片,还有萧红的手稿、著作以及有关萧红研究的作品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四粒红豆。它们孤寂地躺在展览柜里一块小手帕上,我惊讶于它们历经颠沛流离的战乱和人世间的悲欢,竟然还能重现在今天,在我的眼前完好无损地展现。这是鲁迅和许广平先生赠给萧红的。在这几粒红得让人心疼的红豆旁,是一些黑豆,家乡的黑豆,萧红曾把它们带到南方去。当年她提着皮箱离家的时候是头也没回的,在香港重病的日子,她是如此牵念这片黑土地,牵念她童年的呼兰河,“我要回家,我要躺在我们家的火炕上……”八千里路云和月,别时容易见时难呵。故乡,就是剪断母亲脐带时的那滴血,深深地印在心口,不管它是穷是富是美是丑,它是天涯孤女永远的痛。走出后门,阳光哗地流泻下来,亮得睁不开眼。后园子一派勃勃生机。过了花期的芍药枝肥叶壮,顶着淡粉色须子的玉米棒子在刷刷地生长,樱桃树上缀满了星星一样红亮的果子,摘一粒含在嘴里,酸酸甜甜,像总也过不完的日子。这是萧红童年最喜欢的去处,这里有慈祥的老祖父,这里看不到后来苦难的岁月。“哈尔滨,我永远宽阔地想念它。但是,我不敢细想它的每一条街道,它每一次的冷和饿。”霓虹闪烁,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小吃摊点,在萨克斯空旷辽远的哀伤里啜着冰镇哈啤,耳边忽然想起萧红这句话。那个身怀六甲又被抛弃的女子;那个因付不起房租而被软禁的女子;那个整日靠喝茶水充饥的冻得瑟瑟发抖的女子;那个身穿破棉袍为了要件红衣服而流泪的女子;那个在寒冷的街道上踩着冰渣子孑然独行找不到住处的女子……那是怎样的日子啊,她需要的只是一口热水、一条床铺和活下去的信念。只有体味到生存艰辛的人,才会更珍惜生命的存在。可她只有31度春秋。31岁,正是女人成熟美丽的季节。才华横溢而又多灾多难的萧红悄然而去。惋惜之余。我想,生命就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,如果命中注定要选择短暂,在爱过恨过经历过之后,让那短暂时光烟花般绚丽起来。就像我夹在书页里的蝴蝶和桃花,所有的美丽都在,除了生命。生命里最美的刹那在死亡中得到永生。

